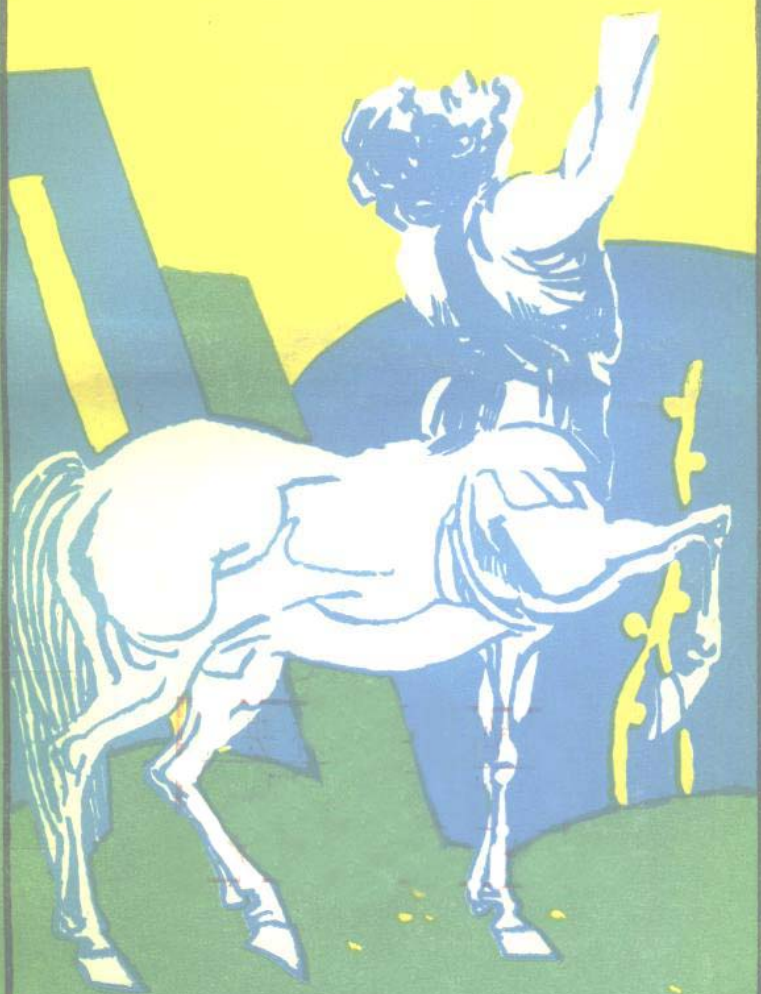


马人

(美国) 约翰·厄普代克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美国〕约翰·厄普代克

马 人

舒 邈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CENTAUR

by John Updike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马 人

Ma Re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0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9 插页 5

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785

ISBN 7-5016-0116-X/I·116 定价 4.50 元

DP55/c4

出版说明

约翰·厄普代克(1932—)是当代美国最重要和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受母亲影响,少年时代即选定绘画和写作为终身职业。他在中学是优等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又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的拉斯金美术学院研究美术一年。回国后在《纽约人》杂志社工作,并为该刊撰稿。一九五七年起成为专业作家。

厄普代克的作品以小说为主。在已发表的百余篇短篇小说和十多部长篇小说中,他向人们展现了美国中产阶级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他们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深感精神空虚,企图在存在主义、基督精神、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等等观念中寻找自我、追求抽象的人性和自由,实现人的价值。作家在表现这种现实时,采用了多种艺术手法,调动了丰富的文学语汇。我们在阅读和欣赏厄普代克的作品时,不难看出他的锐意探索。

《马人》发表于一九六三年,被公认为厄普代克的一部佳作,标志着他的创作已进入成熟阶段。正如作者本人所说,他的大多数作品都贯穿着他的自传的暗线,《马人》自然也不例外。故事发生的地点奥林格暗指作者的家乡希林顿。小说的主要人物乔治·卡德威尔及其子彼得则有作者的父亲和他本人的影子。可以说,作者通过这部小说来回忆一段往事,尤其是回忆在艰苦日子里他们父子间的深厚感情。我们可以从小说里乔治和彼得这

父子两人的亲密关系中体会到这种感情。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的战时经济正向日常经济过渡，从前线回来的无数年轻人正在寻找工作。刚过五十岁生日的公立中学教师乔治·卡德威尔感觉到危突的乌云正在逼近，他又有丢掉饭碗的危险。

乔治·卡德威尔是个不走运的小人物。他是穷牧师的儿子，中学时成绩优秀，也有抱负，父亲突然去世使他无法上大学只好去谋生。一次大战末，他参了军，还没上前线就险些病死。之后，他半工半读上完大学，谋得一个职位，但好景不长，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又把他抛进失业者的队伍。他最后来到奥林格，靠亲戚帮忙当上公立中学教师，一干十五年。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但心中一团死灰，完全丧失了自信心，觉得活着就是痛苦，总说自己活不到五十岁。但他又觉得自己不能死，因为他希望看到儿子上大学，他有妻子和一个老丈人要他供养，他想让他们过好一点的日子，却因工资微薄，两次发薪之间总已欠账数十美元。可是，倒霉的事情总轮到他头上。

乔治·卡德威尔在课堂上讲课，他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字时，不知哪个学生用箭射中了他的踝部……小说就这样开场，写了卡德威尔先生在三天里一连串的倒霉事，其中最主要的一件，是中学校长想要把他解雇。而他自己，又处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怀疑患了癌症，正准备“接受死亡”。作者通过回忆、联想、倒叙来交代这个人物的过去，同时又把他放在这三天的活动中，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和表现他的性格——一个又可怜又可笑的小人物。小说结尾，一切危机似乎暂时过去，但这三天的风波只是他一生中无数次风波中的一次，新的风波还会再来，而他永远生活在痛苦中，怀着不如死去的念头。

马人是希腊神话中一种半人半马的怪物。他们潜居深山，性格暴戾，嗜酒好色，常与人格斗。另一些马人则是神和人的挚友。其中最著名的马人名叫客戎，是克罗诺斯和菲吕拉的儿子，他善良、公正，发明医药和外科手术，照料伤病者，他还教导过许多英雄，如赫刺克勒斯、伊阿宋、阿喀琉斯、帕琉斯、忒修斯、狄俄墨得斯、阿斯克勒庇俄斯、涅斯托平、墨勒阿革洛斯和奥德修斯等。有一次，别的马人跟赫刺克勒斯等格斗，打败后逃到客戎处，赫刺克勒斯用毒箭射马人，却误伤客戎。毒箭给客戎造成极大痛苦，他宁可死去。最后，宙斯答应让他以死亡来免除痛苦，并赐他永生。

乔治·卡德威尔的性格与遭遇在某些方面与客戎相似。作者在描述乔治·卡德威尔时，有时称他为客戎，有时把希腊神话中有关客戎的故事穿插进来，仿佛他们是一个人物似的。不仅乔治·卡德威尔如此，他周围的人物，他家里的人，学校的校长、教师、学生等等，都同希腊神话中的某个神或英雄有类似之处。尽管这是二十世纪中叶，科学文化如此进步，可是，在希腊的神与英雄身上所体现的人类的各种原始天性，仍旧保存在现代人身上。这种直接的联系，往往产生滑稽的效果。例如校长巧施计谋，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希腊神话里早已有之的老花招，这样一来，施诡计的人反倒显得幼稚。而这种幼稚正是现代人性性格中可笑的一面。如果我们熟悉希腊神话故事，那么，这部小说中有不少场面与插曲是令人捧腹的，而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场面与插曲、在这个基调低沉的故事上，撒上了一层幽默与讽刺的胡椒粉。

编 者

1991年1月

“天国是人所不能理解的世界，尘世是人能够理解的世界。人本身是介乎天国和尘世之间的生物。”

卡尔·巴茨

但是仍然需要献出生命来赎上古窃火之罪。过去那最高贵的马人客戎便由于一次不幸的遭遇而受了伤，使他在极端痛苦之中浪迹天涯。因为在底萨莱的拉庇泰人婚宴中，一个喝醉了的马人想把新娘偷走从而发生了一场暴烈的格斗。在混乱之中那无辜的客戎中了毒箭。那箭伤是永远不能痊愈的。于是这位神性的永生不死的马人因永远受着痛苦的折磨而只求一死。他请求以自己之死来抵偿普罗米修斯窃火之罪，天神听到了他的祈求，便免去了他的痛苦，但也革去了他的永生的地位。他像一切疲惫的人一样地死去。宙斯把他置于射手座众星之中。

——《希腊民间故事新编》

约瑟芬·普列斯顿·皮巴迪

一八九七年

第一章

卡德威尔一转身，他的踝部中了一箭。学生们哄堂大笑。疼痛的感觉，从他胫部的狭长经络往上串，在他的膝部复杂组织中转悠，往外扩展，再串到他的肠子，疼得更凶了。他疼得眼睛往上一翻，目光射到黑板上他曾用粉笔写过的数字上，5,000,000,000（宇宙的大致年龄）。学生的哄笑，从吃惊的第一声尖叫升级到集体故意起哄，这声浪像是在向他压过来似的，粉碎了他想单独待一会儿的愿望。让他单独待一会儿，独自面对这疼痛，揣摸其疼度、估计其时间、检查其机理。疼痛已把触角伸到头上，展开湿漉漉的羽翼，沿着他的胸腔四壁扩展，只疼得他，在一阵双目昏花之中，感到自己仿佛是一只梦中惊醒的大鸟。那留有昨夜擦洗痕迹的混浊的黑板像薄膜一样粘在他的意识中。疼痛似乎以毛茸茸的份量取代了他的心肺；当疼痛的袭击在他的喉咙里猛的一涨时，他觉得他仿佛把自己的脑子像一块肉一样高高地托在一个想够也够不着的盘子上了。几个穿着五颜六色衬衫的学生已经从书桌后站了起来，向他们的老师呼叫嘲笑，还把泥鞋登在折叠椅上。这混乱实在难以忍受了。卡德威尔跛行到门口，把那狂闹声关在他的身后。

走到大厅里，每走一步，带羽的箭梢就在地板上划一下。那金属擦地声和羽毛僵硬的瑟瑟声难听地混在一起。他的胃开始翻腾、恶心起来。那赭色大厅昏暗的长壁在摇晃；嵌着带号码的

方形磨砂玻璃的几扇门像是实验板，浸在充了电的活性液体里，而电流就是孩子们朗读法语、高唱各国国歌、讨论社会科学的声浪。你有一所漂亮的房子吗？是，我有一所很漂亮的房子。^①琥珀色的谷浪，巍峨的高山俯瞰着富饶的平原，通观我国历史，男女同学们（这是佛洛斯的声浪），联邦政府的威望、权力和权威已增长，但我们不能忘记，男女同学们，我们原本是许多主权共和国的联合体，那合众的上帝赐福于你，在诸多美德之上赐你以兄弟友情——这首美丽的歌^②莫名其妙地久久盘旋在卡德威尔的脑子里。到灿烂的海。老狐禅。他是在帕塞伊克^③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从那以后他长成多么奇怪的样子啊！他的上半身像是漂浮在理想的星空和年轻人的歌声里；下半身却沉重地陷入一片沼泽里迟早要淹死。每一次箭羽擦着地板，箭杆就刺他的伤口。他尽量不使他的腿碰上地板，但是剩下来的三个蹄子的杂乱的唧唧声很大，他怕会有一扇门被推开，闪出另外一个教员来挡住他的去路。在这危机之中，他的同事像是一些放牧恐怖的牧人，有把他挤回到学生们的课室的危险。他的肚肠有些抽搐；他没有停步就在那有上百只银眼睛在闪烁的奖杯盒前锃亮的油漆地板上投下了一个扩散的椎形阴影。他那件灰花呢上衣的下摆难看地搦动着，像一艘正在沉没的船只的船头雕，他的脑袋和肌体一起向前方冲去。

边门上面模糊的水渍在吸引着他前进。在大厅的尽头，光线穿过加了防盗纱窗的窗口从门外射到学校里，在这黏乎乎的、油亮的气氛中散不开，像油中之水滞留在入口处的上空。卡德

① 原文系法文。

② 美国国歌。

③ 新泽西的一个地名。

威尔脑子里的飞蛾驱使着他的高大、优美、复杂的身体向这青蓝色的光团奔去。他的五脏直翻腾；一支牙疼的触角在划他的上牙膛。可他也在急切地品味着即将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期待感。空气明朗了。他冲出了用铁丝加固、玻璃肮脏的双重门。在箭杆撞击钢栏杆引发的一阵剧痛中，他跌跌撞撞地跑下了通往水泥地面的低台阶。一个孩子在走上这些台阶时在那暗淡的墙壁上匆忙地写了一个“FUCK”。卡德威尔握住了铜把手，在他那酸痛、恐怖的眼底下，嘴唇抿成一条线，坚决地推开门冲到校外。

他的鼻孔冒出两道霜烟。这是一月份。湛蓝的高空既似逼人，又使人难以捉摸。校园旁的芳草地广阔舒展，角落上种的松树虽值隆冬依然翠绿；但这颜色是凝滞、呆板、病态、不自然的。在校界之外，一辆电车发出轻脆的咣咣声从马路上出现，往伊利方向驶去。车厢几乎是空的——因为时间是十一点；买东西的人在向相反方向走，去阿尔腾——在轨道上轻微地摇晃着，草垫椅通过车窗洒出点点金光。他来到室外，在开阔的街道上，疼痛似乎羞涩地减弱，收缩到踝部，凝固，麻木，可以漠视了。卡德威尔端正他的异样的身架；挺起那与他的大骨架相比有些偏窄的双肩，这姿态即使还不到昂首阔步的程度，那么，他那顽强的克制的步伐至少遮掩了那一瘸一拐的模样。他走上位于封冻的草地和挤得满满的停车场之间的便道。在他的腹部以下，奇形怪状的汽车前挡板在冬天的白日中闪耀着；电镀上的划痕像宝石似的闪烁着。寒冷开始使他呼吸变得短促。他身后那红砖砌的中学校舍里的蜂音器响了，解散了他所遗弃的那班学生。随着一片缓慢移动的吵闹声，学生们轮换了课室。

亨迈修车厂和奥林格中学校园毗邻，中间只隔着一条不规

则的小沥青道。厂校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地域相接。亨迈过去曾任校董多年，现在不当了。他的年轻的红发妻子薇拉是女生们的体育教员。修车厂做着许多学校的生意。男孩子把他们的破汽车送到这里修理，再小些的男孩子用这里的免费气筒给篮球打气。厂房前部有一个大房间，亨迈在这里放他的帐本和已经摸黑了的成套的零件价目本。并排的两个木桌上都放着一沓残角单据和便条本，插得厚厚的粉色收据一直串到插签的锈迹斑斑的签头上。桌上放着一个磨砂玻璃匣子，匣盖上有一道用车胎胶布补上的闪电形裂纹，里边放着用花纹纸包着的糖果，等着孩子们的分币。一个底面与外边街道等高的五英尺深的洋灰坑边疏落地放着一排油污的折叠椅，午间时常有一些男教员（过去多，最近少了）坐在这里把扎紧鞋带的擦亮的皮鞋蹬在栏杆上吸烟，吃巧克力棒糖、里斯牌巧克力花生碗糕、埃希克薄荷糖，舒展一下他们紧张的神经。这时，亨迈的那些膀大腰圆的工人便在那有三面围墙的洋灰坑里冲洗像一块大铝砖似的汽车。

通往这汽车修配厂的主要和大部厂房的沥青拱坡地面百孔千疮，到处掉皮起泡，像一片火山岩浆流的遗迹。在汽车进厂的绿色大门上开了一个一人大的小门。小门门闩下边用蓝色的调和漆歪歪扭扭地写着“随手关门”。卡德威尔拉开门闩走进去。他那疼痛的脚诅咒着关门时不得不回身。

电火花照亮了温暖黑暗的车间。这间阴暗厂房的地板被滴下的机油染成了黑色。两个戴着防护镜的模糊人影在长长的工作台的远端拥簇着向下喷射的扇形大火柱，化成四射的寒星。另外一人，黑黢黢的脸上翻着刷白的圆眼，翻身仰卧下去，消失在一辆汽车车身下面。卡德威尔的眼睛适应了房里的暗度，看见在他周围堆放着的是翻转过来的零件，一些残破、失灵的部

件：乌龟壳似的前挡板、像从肚膛里掏出来的心脏似的引擎。在这杂乱的气氛中，接连不断地响起嘶嘶的、呼呼的怒吼声。在卡德威尔站着的位置近旁，有一座鼓肚煤炉冒着粉色的火光。尽管他踝部的创口在化冻、胃里在翻腾，他还是不太情愿离开这温暖的辐射圈。

亨迈本人在车间门口出现了。当他俩互相走近时，卡德威尔有一个滑稽的想法：感到自己在向一面镜子走去。亨迈也跛着脚。由于幼时摔伤，他一只脚比另一只短。他有些苍老、苍白、驼着背，近年来这位机械师衰老了。埃索和摩比尔汽油连锁公司在高速公路旁距这里仅几条街的位置上建立了服务站，现在大战结束了，谁都能用战时工作的钱买新车，修理汽车的活太多了。

“乔治！都到你吃午饭的时间了？”亨迈的声音虽然轻，却颇有经验地使用一种能盖过车间杂音的高调门。

在卡德威尔回答的时候，一连串难听的金属撞击声响了起来，把他的声音盖住了；他那轻飘、艰涩的声音似乎喑哑地在自己的耳边回旋。“不，上帝，我正在上课。”

“那么是怎么啦？”亨迈那由几撮银发辉映得发灰的面容怯懦地警惕起来，好像怕发生了什么伤害到他自己的意外事情似的。他的妻子曾经干过这类事，卡德威尔是知道的。

“你瞧，”卡德威尔说，“那群倒霉孩子其中的一个是怎么整我的。”他把他那只受伤的脚蹬在一个拆下来的前挡板上，拉起他的裤腿。

机械师弯下腰查看那支箭，用手摸了摸箭羽。他的指关节缝里满是油污，触到皮肤时有一种滑腻腻的感觉。“钢杆子，”他说。“你真走运，箭头整个都进去了。”他做了一个手势，一个带

轮子的三脚架哐唧唧地在凸凹不平的黑地面上滚了过来。亨迈从那上面取下一副铁丝钳子，是一把钳齿上带螺丝扣以加强轧断力的那种。像一个氢气球的拉线从一个心不在焉的孩子手里滑脱一样，卡德威尔一害怕，便浮想联翩起来了。在昏沉沉神不守舍的状态中，他把这把钳子当成一个几何图形，这么分析着：机械能等于物体除以动力减去摩擦力，杠杆AF的长度（支点=螺顶）除以FB长度，B是光亮的半月形钳齿，乘以第二机械效能副支点——杠杆组合，再乘以亨迈的镇定、那双油污的手的技术，那曲骨收缩和指骨硬挺形成的力的五倍， $MA \times MA \times 5MA =$ 泰坦式^①的巨大力量。亨迈弯下腰为了让卡德威尔扶着他的肩。卡德威尔拿不准这意思，也不愿假定他是这意思，便仍然直立着，眼睛往上翻着。修配厂的凸圆线条的天花板被煤烟和蜘蛛网迹染得毛茸茸的。卡德威尔通过膝盖的感觉知道亨迈的背部在移动，是在下钳子；他感到一个金属物穿过他的袜子接触到皮肤。脚下的汽车前挡板不稳定地颤动着。亨迈的肩头用力一挺，卡德威尔一咬牙没喊出声来，似乎那钳子啃的不是那金属箭杆，而是他躯体上露出一根神经。那半月形的钳口一咬；卡德威尔的痛感风驰电掣般喇地一下就串到头顶上了；随之亨迈的肩头放松了。“不行，”机械师说。“我以为箭杆子或许是空心的，可它不是。乔治，你得到工作台那边。”

卡德威尔的两条腿像自行车辐条那么单薄，从上到下都在抖动着，跟随亨迈走了过去。机械师从那长长的工作台边那布满尘土的杂物中找到一个可口可乐箱子，卡德威尔顺从地把脚蹬在箱上。为了不去理会那在他下视余光中像一个赘瘤一样

①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大力神。

到处跟随着他的箭杆子，卡德威尔把目光集中到一个盛满丢掉不用的汽油泵的大篮筐上。亨迈拉开了一个没有灯罩的电灯泡。车间的窗户都被从外面溅上的油漆挡住了光线；窗户之间的墙面上挂着按大小尺寸排列的工具钳，把子用胶布缠着的圆头锤、电钻、足有一码长的大螺丝刀、非常复杂的装着齿轮的、连环套结的工具，它们的名称和用途他一辈子也弄不明白，卷好的旧钢丝、卡钳、搬子。在工具空隙间、空白面上还钉着、粘着破旧熏黑的各种广告。一幅画上有只抬起前爪的猫，另一幅上画着一条大汉使着牛劲也扯不断一条带专利注册商标的风扇带条。一张纸卡上写着安全第一，另一张粘在窗上的纸卡上写着：

保护你的  没人再

赋给你另一双

像一首歌颂物质创造的歌，那工作台上七零八落地铺陈着橡皮圈、铜管子、炭精棒、套丝铁弯头、油脂罐、木头块、破布头、润滑剂，沾满灰尘、无奇不有的破东西。工作台那头两个工人的强烈的电闪光在这杂乱的工具台上翻滚着。他们正在为一个细腰身肥屁股的女人加工一条类似雕花铜腰带的东西。亨迈把一个石棉手套戴在他的左手上，从料堆里拣出一块马口铁。他用剪钳在它中间急速灵巧地一翻，窝成了一个凹形挡板，在卡德威尔踝部后把箭杆圈起来。“这样你就不会感到太烫了，”他解释着，又用没有戴手套的那只手打了一个榧子。“阿齐，能把焊枪给我使一下吗？”

那助手小心着脚底下怕让地上的铁丝绊着，把乙炔枪送了过来。那是一盏喷出带蓝边的白色光焰的黑色喷枪。在火焰从枪口喷出的地方有一块透明的空隙。卡德威尔咬住了牙，按捺

着他的恐惧。那箭杆在他眼里像是一条活神经。他准备着迎接那必需忍受的疼痛。

没有疼。他梦幻般地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无感觉的巨大光轮的中心。光线突然变成了三角形的黑影，散布在他周围：在工作台上，在墙上。亨迈用戴手套的那只手握住那块马口铁，没戴防护眼镜，睨视着卡德威尔踝部的突突的、燃烧着的中心点。他那死灰的、从俯视角度变得特别短的脸上两只眼奇怪地闪烁着。在卡德威尔往下看的时候，亨迈的一缕疲惫的灰发掉到前边，在一缕清烟之中卷缩、消失了。那个助手默默地看着。似乎认为时间用的太长了。这时卡德威尔感到烤了；那马口铁接触的地方有些烧腿了。但他闭上眼，从亨迈的头上可以幻视到那支箭在弯曲、熔化，它的分子在分解。一个小金属块咣啷掉在地上。围绕在他脚周围的压力解除了。他睁开了眼，焊枪熄火了。那黄色的电灯光好像变为暗褐色的了。

“罗尼，能给我拿一块沾湿的布头吗？”

亨迈对卡德威尔解释道：“我不想这么热的时候把它拔出来。”

“你真是把高手，”卡德威尔说。他没想到他的声音会这么小，他的恭维话说的那么苍白无力。他看着那两个肩膀像两座小山、独眼的年轻人罗尼手拿油污的布头到那头电灯下盛污水的小桶蘸蘸，被搅动的水的反光翻滚着，像要流出来。罗尼把布头递给亨迈，亨迈蹲下来往伤口上贴。冷水滴到卡德威尔鞋里，一股淡淡的香味嘶嘶地升到他的鼻孔。“现在咱们等一会儿，”亨迈说。他仍然蹲着，小心地扶着卡德威尔的裤脚，不让它罩上伤口。

卡德威尔的目光和瞪眼瞧着的三个工人的目光对上了（第

三个工人已从车身下面爬了出来)，无可奈何地笑了笑。现在就要松口气了，他有了一刻感到不好意思的空儿。他这一笑引得那三个助手咧了咧嘴。对他们来说这就像汽车要说话似的。卡德威尔让自己的目光散开，海阔天空地想着碧绿的原野，想着谷物女神卡里克罗现身为一个妖娆的女郎，想着彼得孩提时代的样子，想着他怎么在七叶树下的便道上把他放在那长叉把的婴儿车上推着走的情景。他们太穷了，买不起篷式婴儿车；那孩子会开车了，太早吧？他一有空便对那孩子有点担心。

“好，乔治：忍着点，”亨迈说。一阵剧痛，那支箭褪了出来。亨迈站起身，面色微红，是被火烤的，或者是一种得意的色泽。他的三个傻乎乎的助手围在四周争着看那支银箭杆，没有羽毛的那端染着血迹。卡德威尔的踝部终于轻松了，有一种软绵绵的感觉；他的鞋里像填充了温暖的滞重液体。那疼痛的色彩变了，转变到愈合的光谱里去了。他的身体感受到了。现在痛感以有节奏的方式传导到他的心里：是一种自然的呼吸节奏。

亨迈弯腰拾起点东西，举到鼻子上嗅嗅，然后放在卡德威尔的掌上，还是滚烫的。那是一个箭头。它是三棱的，三边凹入所以头很尖锐，造成这么大的伤害的玩艺儿竟是这么精细的小东西。卡德威尔注意到他的掌心在惊吓和紧张之后现出斑斓的色块；头上冒了一层冷汗。他问亨迈：“你为什么闻它呢？”

“看看是不是有毒。”

“那不会吧，会吗？”

“不敢说。现在这些孩子。”他又说：“我没闻出什么东西。”

“我觉得他们不会做那种事，”卡德威尔坚持说，心里想到阿喀琉斯、赫利克勒斯、伊阿宋和阿斯克勒庇俄斯^①，那些恭敬听

^① 向马人客戎学习过的希腊英雄。